釋文紀

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十二

明 梅鼎祚 編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年五月[illegible]酉有司[illegible]丹陽尹蕭摹之上言稱

佛[illegible]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

摯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世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頹圮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為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輙鑄銅制輙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

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蹟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邪顏延年

之析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為名理
並足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濵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
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
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奬者乃當著令耳尚之
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
薄貽黙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
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
周顗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郄超王坦之王

恭王謚或號絶倫或稱獨步韶氣真情又為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寵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覬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曇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邃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黄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失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

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
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乏
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常云釋氏之
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世主若能
剪其訛偽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
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
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
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

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為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效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頹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

華已來生民塗炭寃横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幸獲蘇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業而石虎殺戮減半浐池塔放光而符楗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為隱慝禁紂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祟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秖更增惑而經文

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
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
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覩祈求之家其
事相繼所以為勸戒所以為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
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
之絶胖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日
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詆慢慧琳承天蓋
亦然耳蕭摹啟之制臣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

行僧尼而情貌難分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此邪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

不入於耳 弘明集

何承天 東海剡人歷衡陽內史御史中丞

報應問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為禽浮

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尠有得免刀俎者燕翱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鵞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為福者無善應所以為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豸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為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

是假設權教勸人為善耳無關實效是以聖人作制惟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田獲三品賔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劉少府答何衡陽書　少府官也失名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為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啟戒品為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為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

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為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為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寘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為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謂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徵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

感召之道故緣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耳若鶩之就甆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盬梅故鶩殺於人猶蟲死於燕鶩蟲見世受人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於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為令德剖心沈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疎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

謂為陷穽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為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𢋍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踈制理固從實伯邑𢋍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賔然湯開其網孔釣不綱詩翼五祀禮弗身踐據玆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

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祇藉來辞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誠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並廣弘明集）

達性論

（說見前何尚之讚揚佛教事今依所敘述以承天達性論及顏宗駁難相次而炳明佛論終焉）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

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制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

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憖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為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豝是翼啟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

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𦊨知請事焉矣

顔延之釋達性論書延之見後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斳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

三才者無取於氓隷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
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
採此共實則可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
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
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
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
残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
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剗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燼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

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闇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懐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毋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答顔永嘉書 南藏作顔光禄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斆之於教則弘殆無所閒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遲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鋈斧恬漠之想汩慮於利害誠宜滋

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貸得無過與又云議三
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
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顏下麗寧僑札上附企
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
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
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
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寔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
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

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已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已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户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

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為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瑑子未暇有所誚也何承天白

顔延之重釋何衡陽書

薄從歳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闇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啟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妄書往懐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徳所以神至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圅棄膺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為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

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方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不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忮争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罷衆生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泯隷彼甄聖智兩籍俱擧音在於斯若僑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

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賾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禀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緢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

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因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為患庸適恩止齏卵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已不復委沓市鄽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刲刳為梟和之性爛淪為翼異善之具哉若以編户難齊

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先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隅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韋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

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鹵莽滅裂報亦如之孫㮚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過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胥福限㮚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

似由近驗否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重答顔永嘉書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

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間庶以研盡所滯
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
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
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
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
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
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
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

雖賾之旨髙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

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囹不設備以允侈志方開所泰
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
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
為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
所述何必以封劉為稟和爛瀹為翼善夫禋瘞繭栗宗
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
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
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

之有顧此惟疑宜先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夫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曽不析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

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涵胦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闕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綱罟與累億之罪

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横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弘誕非本論所及無乃黍師將

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予聖人在上不與百
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
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絶親譽之名範圍
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
充賔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兹萬年處者
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龍
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
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為黍聊寄懐抱或負鼎割烹揚隆

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遹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顏延之重釋何衡陽書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

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火布見刋異世滕脩蝦鬚
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
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
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
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
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

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圖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羲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甲髙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

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肆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比

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
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
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異以取了
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
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黄裳議者徒見不得
等位元首横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
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非殊惻隱

恥惡悠悠皆是但舉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惡惻隱之實容貌非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强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恵人潔士比性於

毛群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
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為人
毛群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於其靈非
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嘗㪅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
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
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

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
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蹔同生本於理
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
足下謂未嘗蹔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
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
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
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

有頗為未類

答曰謹為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不綱始知髙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懐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説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

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故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
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腶膷豆俎
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
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
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
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
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刳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

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朮蔘之功希至百齡芝术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旣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

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
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
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
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説謹依中
土之經又置別為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
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
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啟告周博非解
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為通説若以覈

正為支離者將以浮漫為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為報應之說皆是權報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悉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

懦於撆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髙聽卑庸可誣
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令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
而謂曽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𢈔釋故吾引
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
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内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
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
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

慜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

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

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傅愛慎及涵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闔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纖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

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違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歉則争求給則恬争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

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啟懞惛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躭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譏亦如過當予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窮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説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

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
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戒
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髙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
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
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
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
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廹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槀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内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闗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絶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絶棄此又所不

得安

答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説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驗亦具感報之説藻衮大裘用

同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
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
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為問欲以却編戶之疑
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
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
理歘忘其煩負復息心

與宗居士論釋慧琳白黑論書 即均善論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
以萬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
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値明主善救得免波
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為不言足下
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炳答何衡陽書 炳見後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
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

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為取廓然唯空為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慱奕麤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

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況令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為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陰之茂離材虛空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墖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謗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謗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

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墟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以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傷癢之情陳苦偏篤

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輿故不舉為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輿邪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為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為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

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覿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絶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從理端心者矣今内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秉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躭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餐仰則躭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

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
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
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
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啟尊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
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
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
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
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誇好壯

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黒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獘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簒帝位秦王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

之寶豈不純乎何誣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
其牉合所遏茁裔數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
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
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揵陀勒夷陀密竺法乘帛法祖
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邃闞公則佛圖澄尸梨蜜
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
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
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

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閒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懐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又答宗居士書 首句何承天下當有白字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幷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為兹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閒吾雖不能一切依

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為佛經者善九流之别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為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非食盡勤禮拜庶幾廕羅帳之盖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

大詭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為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

何為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
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巢其能生七寶之鄉
猶觀大冶銷金巢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
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
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
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
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
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

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貫生亦云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令沒於

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家之敎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為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為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瘁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異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

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飱仰則躭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飱仰之徒不能自絶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啟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

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麤近為啟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滋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為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

燒祝髮膚絕其牉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强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豝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豚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

食肉春耕秋収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為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補穽之問為勸化之本演焄蒿之答明來生之驗袪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陁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真偽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遠于法

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賙行饉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為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

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悔
人不倦於此未黙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
然於心何承天白

宗炳重答何衡陽書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
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
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
實令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畧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

表其糺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令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髠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絶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為合

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强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禀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禀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謂其妄語乎孫稱

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為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真偽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未可以為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

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
逆横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
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
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
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為華哉推其偎愛之感
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麤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
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淪真
際於洙泗荀史伕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晉儒術而

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為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竒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為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

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
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
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
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
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
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
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
麤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況在神明理㕓寶積之蓋昇鐙王之座何為無期又疑釋家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為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

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
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
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
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為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
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尅
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
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
夭冉疾由醞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

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脩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麤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牕玗琪之樹歊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為黄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

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麤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為感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慠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為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為此

備苦地獄經歴刼數況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一辯答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為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書耳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

重答宗居士書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

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令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並弘明集

釋慧琳均善論

慧琳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嘗著均善論一名白黑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

權要宗炳與何
承天書駮難

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介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

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令構羣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豪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蕞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為誤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

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偽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愒蔭之情陳苦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

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
於中國矣非理之奧故不舉以為教本耳予固以遺情
遺累虛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
周孔為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
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禄誅責極於
窮賤視聽之外溟然不知良可悲矣釋家關無窮之業
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
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

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秉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
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
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
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罔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之
貌篤學者弗尅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
叟咨嗟金剛之固安覩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
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
而蹈道懼地獄以敕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

罪不由祗肅之意施一以激百倍弗乘無慊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躭逸之慮賛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闢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

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遼閫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麤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靡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失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

敦俗弗闗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内外且黄老之家符章之僞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駁於此玩於濁水遺於清淵耳白曰有蹟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為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為其然為則閑端宜懐屬緒愛物

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立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為累耳黑曰予之論善殆同矣便是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大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

其兄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戒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 宋書

乾隆御覽之寶

釋文紀卷十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紀汝仲